



柳哨

□ 蜀水巴人

桃红杏白一向都是春天的代言,红的赛霞,白的似雪,花海之间,春色灿然。其实,柳枝泛青也是春临的象征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,昨天它还是干涩的枝条,一夜睡起了再看,忽然就像谁给偷偷刷了一层淡淡的翠色,探头探脑报告着春天的到来。

春天最是赏柳的好时节。悠悠的柳条自自在在地垂下来,装点着春天的风景,一条一条,蓬蓬松松,你撩我一下,我逗你一下,难得的潇洒。尤其在小风中,吹着吹着就会摆起来,荡过去,舞蹈一般。戏台上谁的身段儿飘逸俊秀,往往一个形容为水上漂,另一个则一定是风摆柳。春天就在嫩柳的摆动中,一天一天走近我们。终于,随着柳条透绿,可以试着做一做柳哨了。

先选择适合做柳哨的柳枝,不能太老,也不能过嫩。太老了柳皮欠缺韧性,但太嫩了柳皮又经不住拧巴。做柳哨是一个细活儿,一只手控制住柳枝,另一只手用上巧劲儿,一点一点从上到下慢慢揉搓柳皮,直到将里边的柳木芯,和外边的柳皮完全剥离,青翠的柳皮成了一截儿空芯儿柳管儿。拿削铅笔的小刀,在柳管儿的一端,轻刮细削,把最外层的老皮薄薄刮去一点点儿,露出里边翠嫩的嫩皮,一个柳哨便大功告成。柳管儿稍粗一点的柳哨,吹起来浑厚;柳管儿稍

细一点的柳哨,吹起来尖锐。有时候,即便一根柳枝上拧下来做成的柳哨,音色居然也都不一样。如果两个小孩子,拿着一粗一细两个柳哨对吹,很像是一老一少在逗着搭话。这个情景,很让人想起《梁祝》里大提琴与小提琴的那几段深情对话。

柳枝恩赐于人的柳哨,曾经是贪玩的孩子们钟爱的用不着花钱的乐器。一段柳哨,可长可短。长的柳哨,如果碰到手更巧的人,除了刮出吹孔,还能在柳管上凿出小孔,使得原本只能发出单音的柳哨,变成了一个简易的短箫。捧着这种短箫,会吹奏的人们可以演奏一些简单的旋律。短的柳哨,仅仅比火柴棍儿大一点儿,做好之后搁进口袋就行。有了空闲,随手掏出来,含在嘴里,肆意地吹起来,忽高忽低,忽明忽暗,一边走一边吹,旁若无人地自娱自乐。

我的一个儿时的小伙伴,是个孩子王,更是一个做柳哨的高手。看一看柳枝,他就知道那一根做出来的柳哨,声音好听,而且能够吹出连音。折一根柳枝,只见他的两只手就那么小幅度地一上一下,一上一下,一个齐整光洁的柳哨就从两手间冒了出来。他不光会做柳哨,吹起来也是一绝,能够利用节奏的长短,声音的高低,模拟一些鸟的叫声。有时吹出来的声音,还像是模仿人们说话。

当年上学的时候,听到远远传来的柳哨声,就知道他在招呼同伴儿。于是,赶快背起书包,踏着柳哨声寻声而去。

柳哨源于何时,似乎少见记载。比起现在的折柳为哨,古人的折柳,却是蕴含着惜别。因为谐音的缘故,折柳别过,乃是希望“留客”。许多诗人都曾经写过咏柳的诗句,“思量却是无情树,不解迎人只送人”,这是裴说的“怨柳曲”;“永定河边一行柳,依依长发故年春”,这是李商隐的“春柳曲”。当然,又怎么能够不提王维的《渭城曲》。只是我们已经不知道,蓦然回首一千二百多年前那场著名的送别,当席间的诗人一吟三叹《渭城曲》时,是否也有折柳现做成的柳哨,也有折柳现做成的短箫,正在吹奏着《阳关三叠》——呜呜咽咽,溅落在春色弥漫的长安道上。

比较起来,我更是喜欢这一句:“柳烟漫过阳关道,柳色吹来万木春”——明媚的春天假如是吹出来的,细论功劳,春风居半,柳哨亦应居半。

只要春来,总会想起童年的柳哨,或浑厚,或高亢,一声一声,直抵心间。



春天的“冲”

□ 张金剛

春天的“春”,在我老家也是被念作“冲”的。与《山海情》里的麦苗一样,老师一遍遍地教:“春,春,春天的春。”可我仍顽固地念:“冲,冲,冲天的冲。”最后,连老师也被我带跑了,欢笑着,蹦跳着,“冲”向春天里。

其实,细想,潜藏于漫长严冬的春天,早已按捺不住,正憋足了劲儿,欲在某一刻,冲破寒潮、冰封,冲向大地之上、苍穹之下、天地之间,冲出个生机勃勃、万紫千红。我也便乐意将错就错地将“春”调侃成“冲”,且作出恰到好处的别解,以自圆我这蹩脚的普通话。

和暖的春风虽说是柔情万种,可在时令之神的加持下,也便有了刚劲的内核,从东南方向一直扶摇北上,几经相持拉锯,或将降下似汗似血似泪的春雪、春雨,可终会将大势已去的寒风以柔克刚地永远逼退回西伯利亚,不再探头。这冲劲儿,赋予了春天一种别样的英勇之气,天地生灵皆感应到了,纷纷在春之声的召唤下,华美地释放活力,绽放青春。

枯黄的山野还要枯黄几日,等等荣发的草绿。这个时候,我的闲情也达到了饱满,总会俯身在枯草丛中扒拉,寻找那一叶一叶鲜嫩的春草。浅浅的,茸茸的,似刚出生的婴儿,不敢碰却又忍不住,分明触摸到了却又没感觉,就那样爱怜地抚来摸去,留下四指草香。可眨眼,它们就直冲冲地向上蹿了个儿,生发着,涌动着,将枯草甩在身后,成就了山野碧绿的主色。爱美的春草,还会插上数朵小花儿在发端:白的荠菜花、地点梅,紫的二月兰、紫花地丁,黄的蒲公英、苦苣菜……尾随的狗狗看了,猛地冲进草

丛,欢实地在花毯上打起了滚儿。若不是踏青人往来不绝,我也想学着狗狗享受一番呢。

春天的树最是神奇,我愿亲切地唤作“春树”。起初,它们都是一副模样,光秃秃、干巴巴、暗塌塌,似是饱经沧桑的老者,生怕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一日,远远望去,成林的春树似被涂一层淡绿的油彩,我欣喜地冲过去,却还是黯淡,依然分辨不出它们谁是谁,可我又真真地知道一派繁华即将上演,且为时不远。

花儿、芽儿是春天的眼,直至它们温柔多情地睁开,我才长舒一口气,消除了担心:那些树们又复活了,且能据此叫出春树的芳名。

有的是花儿占了上风,艳红的是梅花,粉红的是杏花,绯红的是桃花,嫩黄的是迎春,雪白的是梨花,淡紫的是泡桐,还有白的紫的玉兰、槐花,甚至连那满城横冲直撞的杨花,也只是嗔怪几声,并非真的恼它们。有的是芽儿占了上风,香椿树生出香喷喷的香椿芽,似小姑娘的冲天小辫儿;垂柳的嫩芽在河岸、在地畔柔柔地招摇,似扎了无数灵动飞舞的蝴蝶结;榆树慷慨地挂满簇簇嫩嫩的榆钱,招引来人撸个精光,也仍在枝头粲然欢笑。

每个春天,我都会被春树感动着,不知这些花儿、芽儿努了多大的力,才冲开干瘪的树皮,生出饱满的花苞、芽苞;又不知接续努了多大的力,才冲破花苞、芽苞,绽出娇艳的花儿、芽儿,送来春光,又占尽春光。这是“枯木逢春”“春风吹又生”的强大力量在蓬勃,让我在“春去春又来”的自然轮回里,永远坚信生命的

顽强,进而感觉自己也成了一株春树,在春风里笑傲。

趁春光如此真切地在眼前恣肆浩瀚,我也正盘算着,冲出房间,冲进春天,做不少事儿呢!

“当时年少春衫薄”,多么美好。在这无尽春光里,无论年方几何,我们都是活力全开、希望重燃、春心荡漾的少年,任暖风吹动衣衫,吹开每个沉寂一冬的细胞,去寻春,踏春,赏春;春耕,春种,春忙……反正,“冲”就是了!

《论语·先进》有述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春阳下、春风里,游玩,沐浴,吹风,歌唱,无忧无虑,身心自由,这恬淡适意、简静质朴的春日郊游,当是最趁意、最向往的首选。我是最爱一个人漫步于野,独享春光的那一刻,如是自己奢侈地拥有了整个自然之美,是全世界最富有、最幸福的人。“草木蔓发,春山可望”,与泠泠缓流的春水逆向而行,冲入春谷,问候风烛残年的老屋,沐浴如纱如雾的花雨,逗趣往来翕忽的鸟雀,与山对坐,心似谷一般空灵。“夜雨剪春韭”,尝鲜儿的时节,味蕾最是冲动。催着去采摘新发的韭菜、菠菜、榆钱、羊角葱、香椿芽、芥菜苗……变着花样儿地精做一桌春季时鲜,犒劳舌尖,饕餮一春。

春乃四时之始,一切皆有可能。我们总爱站在春的源头,企盼着冲散一切迷雾,冲破一切束缚,冲向一个新世界,冲出一片新天地。关键看行动。那就如春一般,无惧酷寒,奋力重生,勇敢绽放,奔赴专属于自己无与伦比的美丽春天。

诗 绪

仲春帖

□ 胡巨勇

与响雷擦肩而过,东风
踏着农谚描春
紫燕是最温情的看客
葳蕤的桃红柳绿
收购大地的襁褓
在青山的倒影里
蝌蚪快递溪湖水暖的传单
一滴鸟鸣,洄渡涟漪
打捞春天泛起的往事

昼夜平分,春色五五开
村庄沦陷于姹紫嫣红的领地
蜜蜂忙着针灸桃花之毒
蝴蝶在破解油菜花
设下的黄金阵
而布谷,用指令
早已占据季节的制造点
声响一遍,父亲
火热的心事又长了一寸
声响又一遍,我
目光里的憧憬又镀亮一层
声响一遍又一遍,大地上
四处盛开着勤劳之花

青草扛起春天

□ 马从春

父亲已经不种麦子了
漫山的青草,扛起春天
扛起田野,一块块的河滩
迎着春风一路奔跑

那株老柳树
在河边等得太久
春讯抵达,顾不上腰酸背痛
丝丝缕缕的柳枝
一口气种下十个春天

道路已经在脚下
深深呼吸,戴上口罩
藏好所有的孤独和忧伤
以春天的名义
痛快淋漓地出发

